

# 大学时代

程树榛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内 容 说 明

《大学时代》是反映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作品通过对某工业大学一个年级的学习、生活和科学研究活动的描写，塑造了刘向明、赵敏、郭亚、刘岚和顾巍等一批大学生和教授的生动形象，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友谊、爱情和为社会主义祖国刻苦学习、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宏伟志向，歌颂了为他们开辟美好前景的党的领导。作品情节比较曲折引人，时代气息和大学生活的气息也比较浓郁。

封面设计：徐 中 益

## 大 学 时 代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 380,000     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     印张 18  $\frac{1}{2}$

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    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70,000

---

书号 10019·3028

定价 1.25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难解的未知数 .....    | 1   |
| 第 二 章   | 萌芽的矛盾 .....     | 17  |
| 第 三 章   | 被否定的“决定” .....  | 34  |
| 第 四 章   | 王文斌的应变智慧 .....  | 55  |
| 第 五 章   | 师友之间 .....      | 68  |
| 第 六 章   | 不愉快的寒假 .....    | 85  |
| 第 七 章   | 别开生面的联欢会 .....  | 102 |
| 第 八 章   | 认亲 .....        | 117 |
| 第 九 章   | 改选 .....        | 138 |
| 第 十 章   | 蓄愿 .....        | 159 |
| 第 十 一 章 | 表兄妹之间 .....     | 174 |
| 第 十 二 章 | 没有得出的结论 .....   | 193 |
| 第 十 三 章 | 与众不同的团支书 .....  | 208 |
| 第 十 四 章 | 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 ..... | 223 |
| 第 十 五 章 | 刘向明的非组织活动 ..... | 239 |
| 第 十 六 章 | 历史的责任 .....     | 258 |
| 第 十 七 章 | 意想不到的分歧 .....   | 273 |
| 第 十 八 章 | 课堂上的风波 .....    | 291 |
| 第 十 九 章 | 新年带来的新苦恼 .....  | 307 |
| 第 二 十 章 | 教授家的客人 .....    | 330 |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 | 沸腾的日子.....      | 353 |
| 第二十二章  | 心灵的窗子.....      | 369 |
| 第二十三章  | 人为的鸿沟.....      | 388 |
| 第二十四章  | 不成功的团支部大会 ..... | 401 |
| 第二十五章  | 压力下的湍流.....     | 416 |
| 第二十六章  | 病房情思 .....      | 436 |
| 第二十七章  | 定情 .....        | 448 |
| 第二十八章  | 机关算尽 .....      | 471 |
| 第二十九章  | 父与子 .....       | 499 |
| 第三十章   | 青春的归宿.....      | 526 |
| 第三十一章  | 接力 .....        | 544 |
| 尾    声 | 晨光无限好.....      | 566 |

# 第一章

## 难解的未知数

在北方大学校园东南角的绿树丛中，有一座古老的建筑，金碧辉煌的琉璃瓦，覆盖着红色的墙壁。这座楼是机械系学生聚居的地方。在二楼朝阳的一间房子里，住着该系金属切削专业一年级的几个学生。

现在，一九五三年国庆节刚刚过去。室内窗明几净，整齐清洁，十月灿烂的阳光从窗内射进来，照得刚刚粉刷过的房间粉壁生辉。

室内现有两个人。一个在低头做习题，从练习本上所列出的公式和符号，可以看出他在演算高等数学。他全神贯注，目不斜视，全部心思都集中在笔端纸面。另一个额上斜耷拉一绺头发的男生，在用毛笔书写着一幅马克思那段关于攀登科学高峰的语录；写好后，他先自我欣赏一番，然后向低头演算习题的同学说：

“魏老夫子，看看我写得怎样？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行！”魏老夫子只顾做习题，并未抬头。

写标语的学生似乎有点扫兴，不满地看了自己的同学一眼，刚要搁笔，从室外一前一后走进两个人来。为首的是一位眉清目秀、面孔白皙的女同学，进来后立即走到墨迹未干的标语前笑着说：

“嗨！字写得真漂亮，想不到我们的诗人还是位书法家哩！”

“承蒙学习干事夸奖，不胜荣幸之至！”小伙儿眼角含笑地说，同时又向女学生身后的那位男同学问道：“团支书同志，有何见教，请指示。”

团支书淡淡地笑了笑，尔后庄重地赞许道：

“嗯，很好。”

学习干事饶有兴趣地环顾了四周，然后笑着问：

“今儿屋内怎么打扫得这么干净，有什么喜事吗？”

“怎么，尊表哥还没告诉你？”诗人反问道，“听说咱们那位新伙伴一两天内就要来了，我们把房间略加洒扫，以表欢迎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女同学也学着说了一句，“经过这番洒扫，再贴上这幅标语，倒是焕然一新了，新伙伴来了准保高兴。”说到这儿，她又问道：“听说这位新伙伴学习很棒，是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”诗人肯定地说，“咱们系主任发现的‘千里马’嘛！还能差了？”

一语未了，外边有人敲门。女学生就近把门打开。门开后，只见外边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齐眉短发、和蔼可亲的女同志，他们已认出她是系的团总支书记周坚。周坚的身后，远远地站着一位小伙子，他长着一头冲冠发，浓眉大眼，一张有棱角的嘴唇，给人以刚毅、深沉的感觉。

“给你们送来一位新伙伴！”团总支书记用手向身后一指，“刘向明，过来吧！”

那位新伙伴拘谨地走了过来，满脸呈现腼腆之色。

“来，介绍一下，”周坚向面前几位一年级大学生说，“这位

新同学叫刘向明，听说了吧？……”

“听说了！热烈欢迎你，新伙伴！”没等团总支书记说完，诗人就忙不迭地致了热情的欢迎词；同时马上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郭亚，郭沫若的郭，亚洲的亚。这位女同学是——”

“我叫赵敏。”姑娘大方地说。

“咱们的学习干事。”郭亚补充介绍说。

“我姓王，叫王文斌。”另一位男同学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，轻轻地与刘向明握了握。

“这是咱们班的最高领导，团支部书记，”郭亚忍不住又补充一句，“他和赵敏两人还是表……”郭亚似乎还想说下去，只见赵敏瞪他一眼，赶快闭上了嘴。

最后轮到那位“魏老夫子”，他有些不情愿地介绍自己：

“魏永斌。”说完后，又低头做习题去了。

“好了，你们都认识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”团总支书记愉快地说，“不过，有个情况再交代几句：刘向明因为生病晚来了一个多月，功课拉了不少，你们几位多多帮助一点；特别是赵敏，你这位学习干事，更要多操点心。”同时又向王文斌嘱咐道：“需要团组织帮助的，请你直接告诉我或者李庆同志。”说罢，周坚走了。

周坚走后，他们这才重新落坐。郭亚忙地搬过一张凳子，让刘向明坐下，又倒了一杯水放在他的面前，热切而好奇地说：

“听说你在工厂实习时，革新了一种重要的刀具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，长长见识？”

“没什么可介绍的！”刘向明连忙说，“主要是一位老师傅搞的，我没做啥。”一句话遮过去了，反而恳切地要求道：“我迟

到这么多天，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，还是请你们给我介绍一下学习情况吧！”

一开头，谁也没说话，不知从哪儿说起。不过，诗人的思路敏捷，眉毛轻轻一抖，便朗诵诗似地讲了起来：

“‘紧张活泼，丰富多彩’，这八个字是可以概括咱们现在的大学生生活，你们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正象诗人所形容的那样，”赵敏笑了笑说，“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郭亚是咱们班的诗人、文学家。”

“还是作家的儿子。”魏永斌不知是褒是贬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不过，却连头都没抬。

王文斌却严肃地皱了皱眉头。

“得，甭拿我当话柄了！”郭亚摆了摆手，“快给刘向明介绍情况吧！”

于是，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。又是郭亚说的最多，且不时地加几句新鲜的形容词；赵敏介绍得很细致；王文斌偶尔严肃地插上两句，带有一种领导的权威性；只是魏永斌默不作声，眼睛紧紧盯在练习本上，而且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室内已看不到他了。

两位新伙伴的相互补充，加上不苟言笑的团支部书记的插话，足可使刘向明了解到一年级大学生的生活概况了，他感到既新鲜，又陌生，因此他一直静静地听着，最后，他才忍不住插问一句：

“这段时间功课好学吗？”

“比起中学可是够难的！”说这话时，郭亚不由敛起嘴角上的笑纹，“一节课就进行十几页，特别是高等数学，哎呀，脑子

简直是不够用的。不过，你一定不会觉得困难的！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刘向明奇怪地问。

“听说你脑子特别好使，什么难题一点就破。”郭亚真诚地说，“所以顾主任才相中了你……”

“快别这么说！”刘向明脸红了，“我的底子比起你们很差，差得很远。”

“你别客气，我们还准备跟你学习哩！”郭亚真诚地说。

刘向明的脸更红了，显得有些着急了：

“不！不！我真的懂得很少……”

赵敏看出刘向明的窘态了，赶忙解围道：

“那咱们互相学习吧！”

刘向明向赵敏感激地看了一眼，着急的脸色随着平复下来。他这才随意地抬头打量一下房间的陈设，而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幅墨迹未干的标语：

在科学大道上，是没有平坦道路可走的，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的人，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。

卡尔·马克思

“刘向明，你看这标语写得怎样？”赵敏因见刘向明对标语沉思，故而问道。

“写得很好。”刘向明认真地说。

“这是郭亚专门为你写的！”

“啊？谢谢你！”

确实，横在刘向明面前的是一座座陡峭的山峰，需要他顽强地去攀登……

现在，在未攀登前，先介绍一下“攀登者”的来历：

今年春天，北方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顾巍教授，在一家科技杂志上发表一篇探讨金属切削刀具方面的论文。不久，便收到一封读者来信，信中对教授的论文提出了补充性的意见。教授认真地进行了研究，感到来信虽对问题阐述得很不全面，但却很有见地；只是写信的人理论基础太浅，说得不深不透，特别是其中有几条莫名其妙的曲线，更令人费解。一向治学谨严的顾教授，决心和这位读者好好交谈一下，沟通沟通学术思想。没曾想，当顾巍循着来信的地址找到这位读者的时候，接待他的竟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技工学校学生。这个学生就是刘向明。

看到自己登门求教的人这么年轻，不但没使顾巍失望，反而引起他更大的兴趣。这位科学家兼教育家的教授，出于职业上的敏感，立即与刘向明促膝攀谈起来。

顾巍从刘向明的口中得知：小伙子的父亲是位北方工具厂的工人，从小向他灌输各种刀具知识，使他很早便对这种“削铁如泥”的神异金属体产生浓厚的兴趣。钻研它们的性能，琢磨它们的几何图形，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。在无数刀具组成的大千世界里，刘向明象条孤单的小鱼游进了大海，理想找到了归宿。两年前，他又考取了本厂附设的技工学校刀具班，更是如鱼得水，学业与年龄同时俱增。在今年到车间进行毕业实习的时候，他汇积了在刀具领域所能获得的知识，对一种新型刀具，进行了大胆的革新。他的努力得到了车间两位革新能手的支持，其中一位名叫刘继刚，是刘向明的父亲；另一位名叫陈勇，是他最早随着学艺的师傅。经过苦心钻研，革新刀具获得了成功。

顾巍当场对这个革新进行了实地考察。它结构的新颖，一下子把教授吸引住了；再一细看，不论从角度的选择，材质的要求，均有耳目一新之感。这使顾巍不由联想到不久前读到的一本外文杂志，其中有一篇文章也谈了类似的设想。现在，这个小青年居然也作出这种设想，而且进行了实践，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大胆、敏感，和钻研精神。这不正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一种可贵的品格吗？

象是在茫茫太空发现了新的星座，顾巍对自己和这个科学青年的巧遇也是喜出望外的。他立即找到技校和工厂的领导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：应该让刘向明进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！有关领导接受了教授的建议，破格允许这位技校毕业生报考大学；并且也是在顾巍的推荐下，刘向明又被送进了港城开办的工农高考补习班。几个月后，他被录取在北方大学机械系金属切削工具专业。

不少人对顾巍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感到惊讶，有的同事还戏谑地说，他相中了一个科技界的“千里马”，成为五十年代的“伯乐”了。可顾巍却坦然地说：“作为‘伯乐’我不敢膺此荣誉，如果刘向明真的成为千里马，却是人生一大快事。”

但是，由于刘向明准备考试时过于紧张，高考后没有好好休息，又立即钻进他的革新中去，以致不久便把他累得病倒了，一直到开学时也未痊愈，不得不请了一个月病假。今天才来报到。

报到后的第一课便是郭亚说的令人头疼的高等数学。当热情的郭亚牵着刘向明的手走进教室时，端坐在那儿的大学生们都好奇地望着他俩，纷纷交头接耳，悄悄低语。郭亚紧挨

着刘向明坐下后，便转脸对王文斌说：

“团支部书记，该你的了！”

“同学们！”王文斌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，高声说道：“大伙盼望已久的新伙伴刘向明同学，今天来校报到了。咱们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！”

大家热烈鼓起掌来。刘向明赶忙站起来，惶恐地向大伙儿点头，眼睛不敢望着目光灼灼的人们。

“以后，我们将战斗在一起了！”团支书继续在致欢迎词，“让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并肩前进吧！”

王文斌的话刚说完，教室内响起清脆的电铃声。郭亚低声向激动未已的刘向明说：

“这是上课铃。你注意：室外听钟声，室内听铃声。”

刘向明抬头一看，果然，大家都鸦雀无声地正襟危坐起来。郭亚趁机又对刘向明说：

“教咱高等数学的老师，是王守维教授，系主任的老同学，去过外国。”

郭亚的话还没说完，授课老师走进了教室。只见他挺胸阔步，气宇轩昂，一身米黄色的西服，佩着深色带白点的领带，实有大学者风度。他进来后向同学们点点头，便走上讲台，翻开书本，开始讲课。刘向明赶快集中精力听课。

微积分的推理和公式，以它固有的逻辑，在教授笔下的黑板上，象飞的一样引伸、展开，刚从中学课堂走过来的一年级大学生们，急速地记着笔记。郭亚的手不停地写着，分秒必争。他偶尔看看刘向明，只见这位新伙伴两眼直瞪着教授的嘴唇，钢笔搁在笔记本上。郭亚不由暗暗赞赏：真不简单！看

来这些内容他早已掌握了，所以才这样从容、镇定，今后可得好好向他请教。

不一会儿，下课铃响了。教授的嘴象正在开动的机床马达，一关电闸，马上停止转动。他随手把身上的粉笔末一拍，转身步出室外。

“有一段我没听懂，你快给我叨咕叨咕，我好补记下来。”郭亚从紧张的气氛中松一口气，转身对刘向明说。

刘向明对他困惑地摇摇头，同时把笔记本闪了闪，郭亚看了大吃一惊：

“怎么？你一个字也没记？”

其他同学闻声都靠近过来，一齐惊异地望着刘向明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慢慢地低下了头，羞愧地说：

“我刚来，思想上还接不上茬儿，没听懂。”

大伙儿的眼神无声地交流了一下，一个个悄悄走开。

仔细端详了刘向明诚挚的表情，郭亚似乎已理解到他此时的心境。根据一个月来的亲身体验，郭亚深知工业大学的课堂教学，决非中学所比。流水般的公式、概念，从授课老师的嘴里涌出，思想上稍一溜号，回头来就跟不上老师飞驰而去的思路，下课后必须立即设法补上，方能在下节课接上茬儿。现在，刘向明拉了一个月的课，当然就会懵头转向了。偶一回头，又看到刘向明布上愁云的脸，同情之心，不禁油然而生。他问道：

“拉下这么多课，你又一点记不下来，怎么复习呢？”

刘向明困惑地摇摇头。

“这样吧！你先把我的笔记拿去对着课本补一补，”郭亚

当机立断地说。

“你自己怎么复习呢？”

“先别管我！”郭亚把笔记本推到刘向明的面前。

刘向明不好拒绝了。不过，翻开郭亚那龙飞凤舞的潦草字迹，看得出他在追逐王教授嘴边快速流逝的语汇花了多大力气。面对这样的笔记，补起来容易吗？他不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这一声喟叹，引起郭亚的注意，他望着刘向明沉思了一下，立即离开他，奔学习干事这边来了，叫了声：

“赵敏！”

赵敏正全神贯注地整理笔记，闻声抬起头来，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咱们这位新伙伴学习上大概比较困难。”他把刚才的情况作了介绍，“刚刚我把笔记借给他了；可是，我记得太差劲了，还是把你的笔记借给他抄抄吧！”

“噢，原来这样，”赵敏那修长的细眉抖动了几下，然后说道：“借给他抄当然可以，不过，现在各门功课都进行那么多了，他能补抄得起吗？”

郭亚一下子被提醒了：“亏你想得周全！”他那明亮而稚气的大眼也迅速眨了几下，随即建议般地说：“那咱找几位同学分头帮他抄抄吧！”

“也必须这么办才成，”赵敏沉思一下说，“回头找王文斌商量一下，看找谁合适？”

郭亚一看学习干事这么热心也就放心了，马上回到刘向明身边，把赵敏的意思说了出来，并且安慰道：

“赵敏办事热情认真，她会安排妥当的；另外，咱们那位团支书是赵敏的表哥，他对表妹是言听计从。赵敏一说话，他会想办法帮助你的。”

听了郭亚这番话，刘向明心里宽慰多了。

从教室出来，赵敏发现王文斌照例在门口等她，就急走几步赶上他。于是，两人并肩走去，边走赵敏边问王文斌：

“咱们这位新同学迟到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来了就来了呗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”王文斌不解地问。

“听郭亚说，他刚才两节课一点笔记也没记上，看来功课一定很吃力，咱们是不是想办法帮他一下？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王文斌说了半句便停住了，然后又不无抱怨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不按时报到？”

“难道周坚上午说的话你没听见？”赵敏抢白了他一句，“人家是因为生了病才来晚的嘛！拉下这么多课，基础又差，以后怎么跟得上班？你是书记，总得关心一下才是。”

“书记对这种事又有什么办法？”王文斌向表妹望了一眼，只见赵敏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，他不由心里有点酸溜溜的感觉，随即半真半假地说：“既然学习干事如此热心，书记就不必费心了吧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赵敏听后登时撂下脸来，薄面含嗔地说，“难道关心有困难的同学，有什么不应该吗？”

一看表妹生气，王文斌急了，连忙满脸陪笑说：

“看我一句无心话，就惹你发起火来！你呀……好好，你说怎么办吧，我悉听尊命！”他忽又拿出大表哥的款儿来了，似在哄慰一个他所宠爱的小妹妹。

进入大学以来，赵敏经常感受到这位表哥对她表现出过分的谦卑和逊让，这使她不太舒服，有时想刺他几句，但常常话到嘴边便隐忍了。今儿有要事相商，她当然更不愿计较，而是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刚才我和郭亚商议一下，当前首要的是，帮他补好笔记。由于工作量比较大，咱们几个分一下工吧！”

“我看这样做可以。”王文斌说，同时又缜密而周到地安排道：“可以责成郭亚、刘岚他们多承担点；魏永斌也可以试试，不过得多费点唇舌。”

“你和我呢？”赵敏反问他。

“我恐怕有些力不从心，最近团支部的事特别多；你这学习干事的额外负担已经很重了，这件事我给你豁免了吧！小小一点照顾……”

“谢谢您的关怀，”没等王文斌说完，赵敏就打断了他的话，并用一声淡淡的冷笑表示对这种关怀的反感，“不过，我不想领受；您，既然公务如此繁忙，就不劳大驾了！”说罢，转过头来，扬长而去。

“不，你听我说……”王文斌还想作点解释，但脚步轻捷的表妹，在表哥的大声呼唤声中反而越走越快了。他不由怨艾地摇头自语：“真是带刺儿的玫瑰……”不过，他还是迈开大步追了过去。

晚自习的钟声，把大学生从校园的各个角落召了回来。同学们陆续进入自修室。有的带着歌声，有的带着笑语。郭亚和一位女同学是带着歌声和笑语同时进来的。这位女同学

是三代侨居南洋的华侨姑娘，名叫刘岚，是班上的文娱干事。  
她和郭亚进屋之后，仍一唱一和，余音未绝：

这儿充满着爱情和阳光  
生长在这个地方  
叫我们怎能不歌唱

.....

可是，当郭亚看见刘向明已默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用功时，立即敛住了歌喉，带着歉意走到他的身边坐了下来，说：

“你早来了？”

“我也刚来。”刘向明笑着说。

郭亚抬起头来，向室内环顾一下，然后自语般地问道：

“怎么，赵敏还没来呢？”

“人家怎么会到这儿上自习？”旁边一位同学随口答道，“早和王文斌去图书馆了。”

“真不象话！”郭亚有点不满地说，“又把她拉走了！”他在“拉”字上加了重音，有点酸味儿。

“你管人家这么多干啥？”突然插进来一声女性的谑音，刘向明抬头一看，声音是从紧挨着郭亚身后坐着的华侨姑娘刘岚那儿发出来的，“人家一个愿拉、一个愿跟嘛！”

这话音是酸是甜，刘向明未加品味，因为刘岚的话音未落，赵敏已经跨进教室来了。看见赵敏，郭亚的眼睛陡地一亮，本想说句什么，但仔细一瞅，赵敏面带不悦之色，到了嘴边的话又收回去了。

赵敏为什么不高兴呢？

原来晚饭刚吃完，王文斌就背起书包去女生宿舍找赵敏